



飛越凡小土

——
曾文寂作品选

曾文寂 著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越凡尘——曾文寂作品选/曾文寂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1

ISBN 7-5080-3910-6

I. 飞… II. 曾…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7307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7.25 印张 165 千字 插页 2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5.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曾文寂 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1950年11月4日生于武汉。当过农民、工人、小贩，现为自由撰稿者。1984年开始写作，先写诗歌，后写散文及小说，作品散见于《诗刊》《诗歌报》《长江文艺》《三月风》《热风》《北方作家》《黄河文学》《人民文学》等报刊杂志，迄今共约60余万字。先后获过全国青年文学大赛三等奖，“圆梦之旅”全国诗歌、散文、小说大赛三等奖，“中国长江笔会”赛会一等奖，2001年获武汉市政府颁“残疾人文学耕耘奖”奖杯，2002年获武汉市“自强模范”称号。

序

史铁生

我尚未写完的一篇小说中的一个角色，昨天忽然在那小说中问我：“这个科学与经济如此发达的人间，其最终的产品是什么？”

这时候收到文寂的信，要我为他的文集《飞越凡尘》作序。

认识文寂是在多年以前。多年中，文寂之文一直沉寂，我以为他是放弃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况且文寂的“时务”又是少见地紧迫——衣食住行，每日都是悬难。一家人都是疾病缠身，文寂所以得竭尽劳累与计谋，为生存。他说他什么都干过，什么都敢干，他说他也许只能算个粗人。但我见到的文寂却是文质彬彬，尤其说起文学，更是谦恭、坦诚，甚至天真。我说：你不像你说的。他说：分什么事。言外之意：文学这件事是绝不可以轻慢的。

阅读作品，对文寂有了再认识。他是个优点与缺点都非常鲜明的人，并不讳言来自社会底层，从事过各种卑微的劳动。自从文之后，他敢于正视自己的痛苦与缺陷，勇于解剖自己的懦弱与不净，不再对生活的不公耿耿于怀。文如其人，他的作品并非“满纸辛酸泪”，带给我们的，是面对苦难的一种自强和超越的力量，是对生命和对生活的挚爱以及对艺术的无限痴迷。

他不羁与不雅的性格，像孩童似的率真透明，既有天生的

刚烈爽朗，也有后天的特立独行，而这皆因其特殊人生的锻造。在人间吃亏，或在朋友中得宠，盖因这种豪气。他的文字常使人感到震撼，具有强大的精神内力，他的生命姿态使他成为颇具魅力的作家。

生活是一条动荡不安的河流，时间也不单是线性地无限着，分分秒秒都有着无限的事件发生，有着无限的心魂在寻觅。收到文寂的文集我才想到：那个似乎已经中断的故事，其实一直都在远方艰难并且寂寞地继续着。终于，这艰难与寂寞以一本书的形式有了声音，而且是如此地纯洁、优美、自信、旷达。

但这些年他都是怎么过来的呢？

他说他：“一边坚持靠摆小摊来养家糊口，一边坚决把自己从喧嚣与物欲中解放出来，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心灵不再被遮蔽的人。”

他说他听过一首歌，歌名是一句法语“C'est Lavie”——这就是生活。他说：“听不清歌词是什么，生活就在她空灵缥缈的声音里浑沌着前行，仿佛每个节拍都是一句隐忍的诉说，‘C'est Lavie’之前一声突然拔高的‘啊’，听起来像似感叹中含着些不甘。”他说：“是啊，这就是生活。”

他说：“人生一世，最后会发现名利财富都是空，人能够拥有的只有生命本身。但生命的流逝使得它难以实现超越时段的自我确认，惟有文字能够担当此任，宣告生命曾经在场。经由它们，我们得以端详生命的纹理，探寻生命的本质与深意。在那个相对无言的时间与空间，生命被拉长加叠，不但拥有此刻还拥有过去。而如果能够看着文字和自己一起老去，那简直更是一种温馨愉悦的体验了，就像风雨同舟的终生伴侣，相互依偎着慢慢变老，自有一种彻骨的浪漫和甘美。”

至此，本文开头的那句问，应该接近找到回答了。

目 录

序	史铁生 (1)
---------	---------

小 说

1. 心烦意乱	(3)
2. 小巷之花	(29)
3. 过个好年	(38)
4. 静静的天堂湖	(48)
5. 漂萍人生	(58)
6. 往事并不如烟	(106)

散 文

7. 童年趣事	(129)
8. 月光下的回忆	(140)
9. 清江之恋	(151)
10. 怀念洋芋	(157)

11. 到山顶去看天	(160)
12. 用写作与死神较劲	(165)
13. 充满信念的鱼	(170)
14. 一只巴掌也能拍响	(172)
15. 危机是书写奇迹的机遇	(174)
16. 老师的幸福生活	(177)
17. 苦难与阳光	(179)
18. 阳光情侣	(181)
19. 爱使我们富有	(186)
20. 秋夜遐想	(189)
21. 我家住在杨汊湖	(194)
22. 吾爱中国	(208)
23. 巴金走了, 那盏明灯还在	(211)
后 记	付宇 (222)

小说

1. 心烦意乱

1

上午十一点多钟，芳龄晃到了长江大酒店门口。乘车用了将近五十分钟，出租车在塞车的路上几乎成了死车。这是这个城市的独特状况之一，不论发生什么样的翻车、撞车事故，随时都会陷入某种半死亡的状态，而表面上又显出一副面不改色、波澜不惊的样子。

芳龄从大学出来以后当过化妆品推销员、星级酒店服务员、旅游公司导游小姐，也做过一阵子丰乳广告和汽车展的模特儿。若不经精心化妆，她的相貌算不上美丽，颧骨稍高了一点儿，嘴巴略大了一点儿，为了不让任何人意识到这些，她煞费苦心，不知在这张脸上花费了多少心血。不过她的皮肤和身材还真是不错，身高一百七十三公分，三围的尺寸恰如其分地迎合了时尚的需求。

她今日穿一件淡紫色的羊绒长裙；将一袭乌黑长发绾成高高的发髻，上面插一只镶嵌钻石的水晶发卡；脚上穿一双象牙白的高跟皮靴。两条长腿走动起来极富弹性，裹在紧身长裙里的双臀左右摇摆，她臂弯的摆动、指甲油的色调、走路的姿态

都在展示气质的高贵。她从自动门走进大堂的那一刻，每个人的眼睛皆为之一亮。她快步穿过厅堂走到吧台边，幽暗的灯影下她扭头向四处张望。

坐上高脚凳，她点了一杯“荷塘月色”，双肘撑着吧台，两手手指交叉相握，目不转睛地盯着调酒师双手上下翻飞地调酒。

“阿舟，你可真行啊！”

“小意思，多练练也就那么回事儿。”

“你的姿势很优美喔！”

“谢芳姐夸奖……你看看，三原色吧？一点儿都没混……”

“嗯，真酷煞……哇！怎么这种味儿呀？”

“掺的番石榴汁……就这么个味儿！”

“梅子呢？好像没看到她。这几天来上班没有？”

“没有……我这儿，有个把月没照面了。”

“被老板下了？”

“这年头，谁下谁啊！”

……

尴尬，无语。心事重重。

她抿了一口酒，抽出一张钞票搁在吧台上，轻巧地将酒杯压住钞票，跳下高脚凳，匆匆离去。

她用眼光飞快地扫了一圈，大堂里全是生面孔。男人们锐利而淫荡的目光，追随着她轻摆的玉臂和摇晃的臀部，一路悠悠地送出大堂。

出了自动门，戴高帽的门童迎上来，她睬也不睬那一身红衣的小白脸。一辆“桑塔纳 2000”轻巧地滑过来，门童赶紧上前为她打开车门，她略一低头，滑溜地钻了进去。

“竹叶山?”

“多嘴……嗨——原来是你呀!”

“韦小姐，我可没得罪过你哟!”

“那是那是! 的哥，莫见怪。……喂! 我不去竹叶山。”

“那，去哪儿呢?”

“……去玛丽蓝大厦!”

芳龄点燃香烟，吸着。再给了司机一支：“你看到梅子没有? 怎么到处都找不到她?”

“她? 听咪咪说，也步你后尘了! 你会不知道?”

无语，尴尬。心烦意乱。

……

没去玛丽蓝大饭店，去了世贸广场。

无聊，无味。

芳龄懒洋洋地溜达着，对琳琅满目的货架毫无兴趣。

忽然脸上的肌肉发紧，眼皮一颤，眼光划了个半圆弧，从人头攒动的人群里扫射过去，锁定目标……

……好像是她，梅子! ……没错，是她!

……躬身趴在钢化玻璃的透明柜台上，伸出兰花指，捏着一只晶莹的钻戒在圆形灯下照来照去，弧线型的身段原形毕露，丰满的胸部傲然耸立，可可色的迷你皮裙下，连粉色的内裤花边都露了出来。看她那个醉迷迷的样子! 这么冷的天还穿着超短裙，着火发骚了? ……哼，步我的后尘!

……果不其然，她身旁有个男的，中等个子，油光水滑……别慌，别看走眼了……干脆过去，对个清楚。

“嗨——梅子!”

“哟! 你怎么也……逛到这儿来了? ……介绍一下，这位是勾斯公司总经理匡先生，箩筐的筐字去掉上边那个竹字头;

这位是八年前名震本城的茹特高冠军韦小姐，伟人的伟字去掉旁边那个人。”

“幸会幸会……”

“您好您好……”

三人的脸笑得像十五的月亮。

两位小姐贴了一下脸，亲密地手拉着手，例行完美女互相恭维的公事，便聊起了首饰、服装、美容、新款手机和新款男人等时尚话题，……聊着聊着，一位想抽手，一位捏得紧。

“匡先生就要跟我买房了！”

“是你追着赶着要匡先生买吧？”

“那还不是一样。我们这回是……认真的咧！……过两天就付首期了，怎么样，帮我过去参谋参谋？”

“这两天没空……”

“没关系……不过，我们不买竹叶山那边的鸟笼子……”

“……”芳龄使劲将手抽了出来，脸上的月亮大面积亏损。

梅子眼里继续放出逼人的光焰：“我们刚到蓝湾俊园去看了新房，复式两层，二百五十平米哟！坐南朝江带花房露台，都市精英的高尚名居，那个气派……”

芳龄赶紧抬起手腕瞄了一下金表，“哎！差点忘了，我过会儿还有个PARTY……不好意思，先走一步了……BAY——”

扭过头，快步走出世贸广场。

七窍生烟！

2

走进一个叫做“阿里巴巴”的酒吧，昏暗的遮蔽光，鬼

里鬼气的阿拉伯音乐，一张张看不懂的字画和一片片油润的绿色植物，一枝枯藤伸到她的额前，这一切都不能消弥芳龄心头一阵接一阵的烦躁。

烦谁？烦梅子？

梅子现在是春色焕发，兴致勃勃了……可以说是野心勃勃……但欲望的彼岸是永远难以到达的……她现在还不知道，迟早有一天会跟我一样感到无聊透顶的，甚至于心烦气躁……她总是踩着我的点子走，一点创意也没有。

叫了杯“椰林飘香”，慢慢抿着，芳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十一年前的镜头：那时的日子有多好噢！无所谓前尘后尘，芳龄和梅子同时考进旅游学院，同班同宿舍，同一张床上下铺，一见如故，相处甚笃。她俩时常是肩并着肩，手拉着手，像亲姊妹。周末一起去汉正街买折价服装；一起去环艺电影城看电影，到福兴居甜食馆宵夜吃糊米酒。手头宽裕的时候，偶尔也去红叶体育馆听上一场歌星演唱会。梅子喜欢和芳龄彻夜谈心，主题是对感情特别是对艳遇和偷情的看法，以及向琼瑶阿姨学习如何制造浪漫遭遇白马王子傍大款的技巧。如果她们一块儿在饭馆吃饭，梅子会一边呸呸吐着排骨渣，一边飞快地眨巴着丹凤眼，说不要在姐姐面前装纯洁、自欺欺人了，你以为现在还有什么白璧无瑕的女生么？快跟我说说你如何赢得男生趋之若鹜的方式方法。

……芳龄感到，她这位同窗有晒不黑的皮肤和小巧玲珑的身材，脸上怪相层出不穷，有旺盛的精力和俯首甘为马仔的精神，从不多愁善感、瞻前顾后，虽说高度有所欠缺，却是一块难得的陪衬材料。那年暑假去了人才市场，她俩随兴应聘一家中外合资假日饭店的时候，芳龄居然高傲地对招考的经理讲：“我们姐妹，您得一起要！”经理接口道：“要不然，只看上一

个的话，那就两个都不要！”

进了公司培训中心，文学知识讲座反正不考，满堂的服务生和导游，向日葵似地听着由公司聘来的师范大学副教授字正腔圆地吟诵：“……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还有沁园春、卜算子、念奴娇、摸鱼儿等等……寝室里没人的时候，她俩就挤在床铺上，肆无忌惮地议论副教授……那眼镜，那浓眉，那风度，那连鬓胡子，那浑厚而富磁性的男中音，那手势，那挺拔的背影，那满肚子满脑袋的渊博学问，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无穷魅力！“他就是最标准的中国男子汉！”踏破铁鞋无觅处，要找，就得找他这样的！谁先讲出那句话的，“为什么不就去找他？”一起坐车到江南去找他，他不在家，可他太太在，他怎么能够忍受那个尖嘴猴腮的黄脸婆？

回到寝室一起愤愤然，简直就是同仇敌忾。标准的男子汉实在太少，从此再没有遇到过。梅子有天晚上回来对芳龄说，我想好了，要找爱情，就应该到外面的广阔天地去行动，可是这几天，我专门站在街头打望，不看则已，一看惊人，到处都是黑压压一片猥琐阴沉的货色，连个朝气蓬勃的人都没有。芳龄笑了，说你运气不好，看我的！于是她俩鼓足干劲，左顾右盼，总想碰到一个标准男子汉，可她们的理想总是化为满腔失望，而她们的追求却生生不息，如一江春水般急急地向前追赶。

那些没有爱情的学生生活，使芳龄的心情抑郁不展。大三那年，芳龄突发性春心荡漾，莫名地喜欢上一位大二的长发学弟，与这位摇滚歌手演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校园恋剧，一直延续到“天涯海角”两月不归。此事闹得满园风雨，令校方勃然大怒。最后的结局是这对鸳鸯被棒打得各奔东西，付出退学

的代价。

从大学出来以后，芳龄在社会上游荡了四五年，经常更换职业，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忧虑。后来在工作中结识了比自己年长许多的四杰，他高高的个子，冬天爱披件黑色薄呢大衣，不笑时倒也一表人才，笑起来却溃不成军。某机关副处级干部，是那种单位上受制于人，精神上无所寄托还写点诗的一介布衣。和四杰的交往曾经使她感到清洁与安静，当时的突发事件有个背景：几年前他们就认识，知道对方的姓名职业和大致年龄。不过这些信息对事情的发生没有意义，是无机的，空洞的。有时候对一个人知道越多，两者的关系越可能是负数，越不可能走到一起。需要一只刻着神秘纹饰的深棕色陶罐，将异样的冲动情绪、恰当的地点时机和孤独难耐的饥渴甚至错乱的灯光同时注入，猛烈摇动一番，才能发生一件奇遇。

芳龄有次带团到西安，与当地旅行社发生冲突，整个团队被那边抢走，损失惨重，回去后将面临严厉处分。芳龄急得无计可施，灵机一动给四杰打了电话，淌着泪水大诉其冤。四杰是个怜花惜玉的好上司，此次事件被他在无形中悄悄化解掉了。心存感激的芳龄这才与四杰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在那个浪漫之夜后的早晨，芳龄穿上衣裙准备离开，她的瞬间想法是，她和四杰就是一夜风流、以身还情了。四杰依然赤身裸体躺在床上，半睡半醒之际，芳龄坐在床边俯身和他告别，昏睡中的四杰睁开眼睛，突然伸手将她揽住，把她拉倒在自己身上。四杰说，你想想一口压了十年的油井突然爆发的井喷有多吓人，它可以整晚整晚地为你燃烧。这当然不是说这几年他没跟妻子做爱，只是没跟她芳龄而已。那么跟她有那么重要吗？芳龄想一切到此为止，纠缠不清只会使事情变得麻烦而不精彩。

不过事情并没像她预想的那样就此结束，鬼使神差地他们陆续有了第二和第三个夜晚。四杰似乎真的来电了，他的愿望、气息，他的裸露出来的情感从电话里，通过声音扩散过来。应该是凌晨，四杰睡去后，芳龄坐在床上，坐在由深黑转为朦胧的光线中，看着身边打呼的男人，看着这口突然在她脚边喷发燃烧的油井，她试图看清他。虽然她意识到，他们彼此无非是对方生命中的昙花一现，然而因为某种上升的使她发蒙的情感，她的思维有点紊乱。她曾和梅子谈论过男人的情感，当男人们说我爱你的时候，究竟是他们的身体在说，还是内心在说？他们的嘴在身体的高潮时发出了疯狂的誓言，他们的嘴总是信口开河，漏洞百出。他们的精神不对此负责。然而那份可以让她自我保护的理智却在彼岸，与她隔着一一条宽阔的河。她的手指轻轻触摸四杰的背，滑到腰，臀部，再滑到前面的腹股沟。四杰闭着眼睛翻过身来，挺着阳物，神情惬意地让她握在手里。

接下来，欢心、期待、希冀、怅惘等所有的情节和情绪，都一一发生，更多的是红酒样的幸福感觉。有时候四杰带她去歌厅听歌，在她听着那么多忧伤的情歌时，她想，怎么别人的故事好像都不如意，自己却不经意中就拥有了这场热烈的爱情呢？她为此暗自得意了好久。甚至非常肯定地想，这辈子我要嫁的人就是他了，等他一办好离婚手续，他就会来求婚，我们会相亲相爱，会有一个温馨舒适的家，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可是不知不觉地，芳龄和四杰的关系渐渐变得下落不明。这事开始她并未放在心上，越到后来，四杰的无声无息使她感到迷茫不安，还有万事不可捉摸的灰暗。她和四杰好了两年多，一直好得情深似海，难以分离。可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S·昆的突然出现，竟会一下子插入她的心窝，令她和四杰的